

An oil painting of a man's face and upper torso. The man has dark, slightly messy hair, wears black-rimmed glasses, and has a short beard and mustache.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warm brown color. The painting style is realistic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朝戈

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个案研究

尚扬 主编

袁宝林 朝戈 著

湖北美术出版社

Contents

目 录

- 001 序
- 005 青少年时代
- 015 大学阶段
- 019 艺术人生
- 110 简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个案研究——朝 戈 / 袁宝林 朝 戈 著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1.7

(中国当代油画名家个案研究 / 尚扬主编)

ISBN 7-5394-1098-1

I. 朝…

II. ①袁…②朝…

III. 朝 戈 — 生平事迹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1020 号



主 编: 尚 扬
撰 文: 袁宝林 朝 戈
英 译: 刘玉玲
装帧设计: 野猪林工作室



责任编辑: 谢鸿辉
美术编辑: 姜晓鹏
督 印: 李国新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武昌黄鹄路 75 号

电 话: (027)86787105

邮政编码: 43007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深圳彩帝毕升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cm x 1230cm 1/16

印 张: 7.5 印张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94-1098-1/J · 1000

定 价: 56.00 元

朝 戈
CHAO GE

湖北美术出版社两年多以前就开始筹划编辑这套丛书。他们认定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设想,但由于我和入编丛书艺术家们十分认真,加上一点无可救药的拖拉(主要是我),致使丛书现在才得以出版。

将丛书定位于个案,是想区别于“共案”,也区别于目前多见的个人画集或纯粹理论研究的书;是想集中地深入到各入编艺术家创作活动的生动丰富的个人背景和状态中去,并从他们各自的往事里读到与他们后来创作观形成之间的联系,使人们更方便地对他们的艺术品质、艺术风格进行把握研究和对作品进行品读。

当然,在这些个案研究的画里文间,也会反映出20世纪末的最后十几年中国艺术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的转型进程,使人或多或少会感受到众多的事件、人物和创作所组成的世纪末中国艺术热闹非凡的景象。

中国的美术批评家一直和艺术家携手向前,他们的文化使命感和研究兴趣使他们对当代艺术的总体轨迹和个人行为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这套丛书也展示了他们个案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

因此,这样的个案研究无论对于时下或对于以后,都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相信对于有心的研究者或绘画的学习者都是有所作用的。上面的这几句话,与其说是前言,还不如充作后记。

尚 扬

2000年5月于京西

序

要为朝戈出版个案研究性质的专著,他约我与他合作共同来完成关于他的专题。这使我想起刚过去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美术界出现的“艺术家提名展”这种新的展览和批评运作方式,这是在艺术家和评论家之间的一种新的互动关系,它在相当程度上促进、激荡着艺术家的交流与思考。我在自己的心目中也有一个粗略的仅凭感觉的提名。在我的提名中淘汰了某些提名展中的提名,但像朝戈这样优秀的蒙古族画家却是这份名单中必不可少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朝戈的邀请。这便是这份对话体的个案研究产生的缘起。采取对话的方式也是朝戈的创意。我想这既不是赶时髦,也不是着意要模仿苏格拉底或歌德的谈话录,而是觉得这样的方式可以在直白的交流中提供一份关于艺术家的精神历程和当下状况的最真切的记录。这次交谈实际上包括7次对话,2月中旬到4月中旬共用去7个下午。对话是根据录音整理的,为了读起来更有条理,前后次序略有调整,所以这里略去了对话时间,但所述内容是力求忠实于原貌的。谈话地点则是在王府井煤渣胡同9号9楼我的家里,这里有好友贾又福为我书写的斋名曰“九重轩”。作为朝戈“倾诉的对象”,我们能有这样集中的时间从容地一起探讨艺术和人生,我本人感到满足和幸运。但愿能通过这个对话,也把我这种感受传达给关注朝戈创作的读者。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点对朝戈的印象。记得去年在欧洲考察,一位特意开车陪我去莫奈故居的法国朋友曾经问我:“你读过《小王子》吗?”(因为至少在法国,这是一部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说实话,这本薄薄的小书(中译本)还是我回到北京后才读过。我要说的是,这部优美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使我感受到一颗善良美丽和纯洁无瑕的心,更有一点意外的收获是故事中有这样一句话特别引起我的共鸣:

……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肉眼是看不见事物本质的。

我是在想,这不也是在谈视觉艺术吗?

无独有偶,我又从一部似乎是专门要和画家讨论知觉问题的美学专著中读到:

必须把眼睛理解为“心灵之窗”……画家好容易才接受了这种荒诞的讲法。

这是著名法国存在主义者梅劳·庞蒂(M.Merleau-Ponty, 1908-1961)在《眼与心》中写的。

并非要冲淡视觉对绘画的重要性的认识——相反,仅从对朝戈素描的了解便可知他对视觉直观的探讨是如何非同寻常。然而朝戈却说:“我认为艺术的真正品质是心灵的质量,这是最根本的元素,也是我评判艺术最重要的标准。”在另外的场合他甚至说:“我毫不怀疑自己的艺术将成为一部精神史。”说到底,这才更是朝戈。朝戈的眼睛是敏锐的,他的心灵却更加犀利。

朝戈曾说:“我永远迷恋那壮阔、辽远的事物,在这一点上我将永远是蒙古人。”朝戈的风景画有着灿烂的阳光和宏伟的诗意,其广漠恢宏为中国西部原野所独有,而与琐屑喧嚣的都市化倾向判然相违。它甚至使我想起一部沧桑的蒙古史。这更使我相信,艺术家的气质是和他的整个生命及全部生活经历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这种特质并不简单地是靠眼睛获得的。朝戈的文化阅历和敏锐的心灵触觉使他对本民族的当代文化处境与当下中国的社会变革乃至世界文化有一个参照和比较的认识,这种比较不仅是横向的、跨越地理的(如他横跨西伯利亚,在从莫斯科回北京的路途中那种强烈的感受),同时也是纵向的和向历史延伸的。这样的感受更超越了肉眼所及。所以朝戈进一步说,他是蒙古族人,却并不是牧民的代表。他很乐于并且很明确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正直心灵和能够审视人类生活的知识分子画家。他的人生选择了艺术并酷爱艺术,而他认为,中国人并不缺少才能,只不过很多有才能的人却没有精神的高度。因此在他看,更难的是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朝戈的艺术观似乎独钟情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这和他的成长、学习环境即经历了人性扭曲的“文革”时代和“文革”以后中国的文艺复兴“对人性的某种期望和关注”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在绘画语言上朝戈似乎也是从古典主义出发的。但人们很快发现在严格的古典形式背后却隐隐生出一种迥乎异于古典形态的特殊感觉,这是一种逐渐成熟起来的既紧密联系着传统视觉经验又特别富于心理张力的独特形式。归根结底,它是反映着朝戈对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的关注和当代人文精神的重视,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绘画回到最重要的对人的现实关系里去。从本质上说,朝戈的创作总是以一种平易中的奇险精辟、一种富于心理特征的敏锐视觉形式揭示和撞击着当代人的心灵秘密,而和那不可重复的时代氛围紧密呼应着,它的历史容量和当下批判精神都是罕见的。

愿这个20世纪最后一年之春的对话多少能有标志中国艺术家向精神难度攀登的象征意义。

袁宝林

2000.6.22. 农历庚辰夏至次日

于北京王府井寓



1982 年朝戈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回到内蒙古

我喜欢穿透一切的阳光
——朝戈

精神历程与创作——袁宝林与朝戈的对话

青少年时代

大自然和文学

袁：是从小就爱画吗？

朝：不，我想先不谈画，而从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谈起，主要谈我的精神历程。

袁：好，这样谈好。我可以从你的经历中把握一条精神主线。

朝：我小时或许较内向。阳光、风、遥远的云给我很深的印象，面对大自然，我会陷入沉思默想。自然对我影响很大，我在自然面前情绪会有很大波动，譬如下雨了，然后阳光出来了，我会观看天色怎样一点儿一点儿变的，彩虹怎样一点儿一点儿升起来，这种情绪会在内心深处影响我。阳光特别灿烂或者是天阴，我内心或者会有一种幸福感，或者觉得心情黯淡。我在童年时常有这种感觉。

袁：你说的这个时候是1966年、1967年那一段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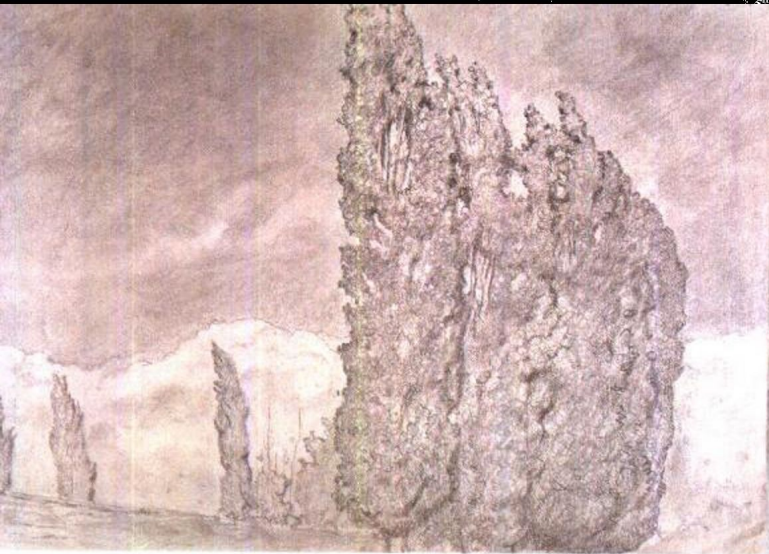


朝戈与袁宝林先生在“九重轩”



《郊外的风景》
素描
27cm × 40cm
纸 铅笔
1984 年

《麦田》
27cm × 20cm
素描
纸 铅笔
198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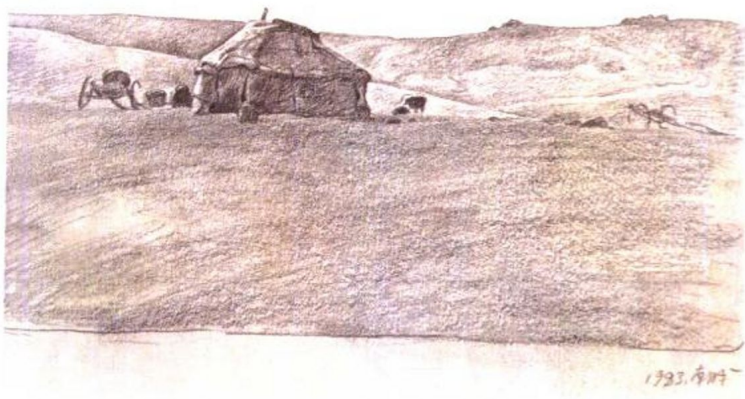


《白杨树》
素描
40cm × 27cm
纸 铅笔
1984 年

《白马》
素描
40cm × 27cm
纸 铅笔
1984 年



《其本格》(左图)
27cm × 40cm
素描
纸 铅笔
1984 年



《蒙古包》(右图)
27cm × 20cm
素描
纸 铅笔
1983 年

朝：还要早一点儿，1964 年前后，七八岁的时候。

袁：你家住在呼和浩特市市里边，还是……

朝：在城边上，住的平房。那时楼房很少，也很容易到郊外去，很宽广、开阔。

袁：这样的外界环境、大自然总会令人感到亲切愉快。我好像无形中被你引到一个艺术心理学的课题里了。

朝：再一个，我印象深的就是文学。

袁：这时是上小学还是中学呢？

朝：初中，从初中开始看比较多的文学作品。那时在文化上相对说不像现在文化上这样拥挤。当时搞到书不太容易，但也有朋友能搞到一些旧书。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欧洲的 19 世纪的文学，法国、俄罗斯的。记得我读了一点儿《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的作品。

袁：我在上学时也读过厚厚的几本呢。

朝：4 本，当时我主要是看了前两本，看得很兴奋。前两本很生动，而后两本实际上不是很精彩。罗曼·罗兰写一个很敏感的少年在很艰难的现实中逐渐成为艺术家的过程中很丰富的感受，我印象很深。那时是完全沉浸进去了，把它完全当成非常真实的现实。那时还看了一些苏俄的文学，像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高尔基是很重要的。在他们的文学里有一种对生活的高度体会以及细致地深入地体验和思索，他们把人的生活、环境和人的激情全部在文学里给予特别彻底的观照。这里我会和现实作比较，那时是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嗯，70 年代生活中的人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很粗陋的现实，非常缺少人的文明，这是我少年时代非常深的印象。再是文学作品中大的框架给我留下很

深的印象。当然讲述古代的故事,它有它的意思,它用当时的一个故事要囊括整个从上到下、从公众到贵族、从古代历史到个人的爱情生活那样极为丰富的世界,我觉得它的内涵很大。它有极为丰富的情节和充满人性的生活内容,里边有很多苦难、死亡、同情和思索——欧洲的文学是“思索的文学”。这些在我内心深处影响很大。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有一个基本思想,他要走到生活里去,当时我觉得特别美好,他要到广大公众中去,走向一个广博的世界,对这样的思想当时印象是极深的,他也影响着我怎样选择下一步的人生道路。

袁: 对别的作品,譬如托尔斯泰的,哪一部印象最深?

朝: 我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巴尔扎克的我读了《幻灭》。

袁: 故事情节还能有些印象吗?

朝: 但是我要强调的还不是书本身的故事,我就觉得在外来的、欧洲的文学中,有那样一种对人的高度关心。而我当时的强烈印象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对人的关心,对人的性格,对人的内在感情——比如人之间的爱慕、友善等的关心,在现实中你会觉得处处受到冷遇,现实是很粗暴的,你会感到环境缺少一种关于人的文明。而在欧洲文学中就有我少年时代所希求、所希望的。而且它非常诚实,尤其是19世纪的文学,有一种光明的东西,不管我们现在怎样看。这种感情直接影响着我的未来。高中毕业的时候,家里想把我留城,我是长子嘛,就说你留在家里吧,留在呼和浩特吧。我非常不高兴家里这个决定,我特别希望,是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欲望,就是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里去。当时我的选择是草原。家里看到我有这个想法就开始支持,我去了龙梅、玉荣的故乡。就是她们那个公社,很好的草原。所以回忆起来,文学给我一种既清晰又朦胧的人生启蒙,激发了我强烈的艺术表达欲望。

《素描》
27cm × 20cm
素描
纸 铅笔
2000年

去草原——人生经历中极宝贵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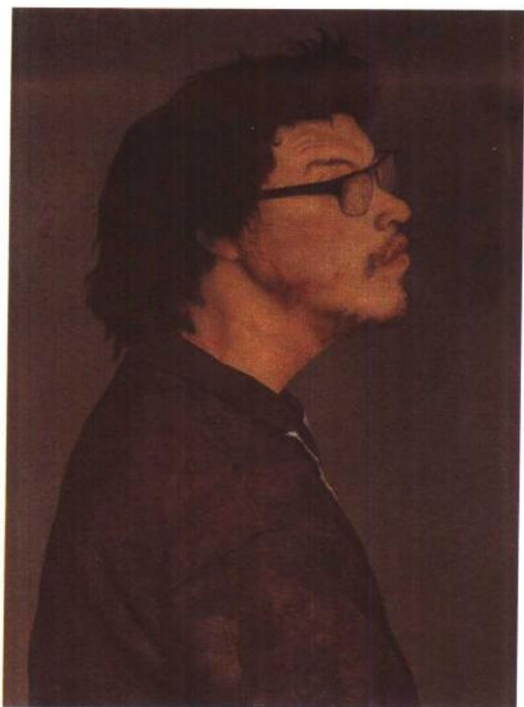
袁: 你是说,高中毕业就到草原去了。那个时候你们那里也不能直接考大学吗?

朝: 是的,不能够。除了经过插队或留城到工厂,好像是没有资格直接上大学的。我在草原呆了两年。现在回顾起来,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极宝贵的时光。那时我是充满梦想的青年。在草原那两年,我干过许多事情,放过一段时间羊,干过碎零工……这样形成我对草原广漠自然的一种感受。大自然壮观的草原非常宁静的傍晚,横着照射的阳光,在那个自然里,那种健康的生活,给我印象非常深。并且在这个时期我画了很多画。开始放羊,画一些羊群和自然环境。后来我去教书——人们认为我是一个教书的材料(笑),教小学,牧区的蒙古孩子,那时我就把他们当成模特儿,画了大量的速写。

袁: 那是当地的小学校?

朝: 是,就是语文也教,算术也教,体育课也教,图画课也教,都教,反正他们没几个老师。我当时和那些孩子感情很深,晚上会去他们的宿舍,今天画巴





《戴眼镜的人》
64.5cm × 50cm
油画
亚麻布 油画颜料
1987年

特尔，明天画斯琴，后天画什么乌力吉（在回忆中开心地笑）……就画这些牧民的小孩，这也是我早期一种重要的艺术实践吧。在那之前我已经画过很多素描。

袁：你在呼和浩特时与草原和牧民这种生活隔得比较远吗？只有到了草原……

朝：是的，呼和浩特是内蒙的首府，是城市。

袁：龙梅、玉荣的家乡在什么地方？

朝：它是在乌（兰察布）盟的达茂旗。在那两年中我时刻感觉到大自然草原地貌那种特有的诗意，在我内心形成了对草原那种很广阔的诗意的感受，从而对草原对在那样一种生活中的牧民有一种直感。

袁：这种感觉和在城市很不一样吗？

朝：那很不一样啦。在这里生存完全靠你自己，知青嘛。

袁：记得你说小时候从周围感到一种不文明？

朝：那是在我少年时代感觉到的。比如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我觉得自己特别具备一种美好的感情，比如说对人的善意；可是其他的人，你跟他没有共同的感受，他可能对你很粗暴。你可能很关心他的感情，但是他对你的感情完全是漠视的。而且整个环境，社会环境都不好，我的少年时代是“文革”后期，这段时间里那些事情的发生和社会的紊乱有关系。

袁：你的性格是否和你父亲很有关系呢？

朝：当然有关系。我父亲前半生是个很激越的青年，大概在三四十年代，



父亲



母亲

在蒙古地区曾经有自己的部队。后来他受到挫折，自己骑马跑到乌兰巴托去，跑到外蒙，在那儿上了大学。他还是很怀念家乡，又在解放以后回到内蒙古教书。但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得不到足够的信任，一碰到运动就……实际上他当时向往苏俄革命。

袁：我想更清楚地知道，你父亲的部队是什么性质的？

朝：是革命的部队，历史上有记载，他是少数健在的在早年参加过自治区成立的“五一大会”的前辈之一。但是他受到排挤，排挤他他就走了，他的部队实际是抗日的部队。

袁：在乌兰巴托上的大学？

朝：是的，他是学的历史。回来在内蒙师大教世界近代史。他是受挫折比较多的人罢，有一段时间他就不可能照管我了。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到小学去上学，寄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那个时候我很孤独，感到周围的世界不是那么美好，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缺少一种文明。我在文学里找到很多，现在看欧洲的人文主义的东西，其中对人的那种关注就是当时我感兴趣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对时代气息特别有嗅觉的人，所以对当时那种精神狂热和那个时代某种负面的东西，我印象都非常深。

袁：那两年的草原生活和在城里时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不再是压抑的，而是很融洽的。这么说，你是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和新的生活环境了？

朝：至少作为一个青年——我下乡时是19岁到21岁——我是在用自己的思想为指导原则做了一种事罢。我有很大的自信心，尽管有很多困难——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下来，还不放弃自己的理想、绘画啦、诗歌啦、观察自然等等，我觉得自己变得丰富多了。

袁：看来你从小就是艺术的气质更重。

朝：我的生活里可能是沉思默想的感情生活的成分居多，和搞科学的人不大一样。

有很多有才华的朋友

袁：还怀念你的中学时代吗？

朝：当然，特别是高中。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有许多有才华的同学，这些同学都自发地热爱文学，对历史感兴趣，对本民族的艺术、对政治现实，都有很强烈的兴趣。那时也就是十七八岁，青年人的那种充满激情，爱争论……当时有很多争论，对蒙古族的艺术，特别是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民歌。那时也喝酒，喝很多酒，然后争论。大家形成一种对知识的很高的热情。在那个时代是和周围环境有反差的，那个时代本身比较漠视知识，但是人们渴求知识的热情很高，我们这一代人整个地说是很好学的。那个班到现在出现了很多人才。有从事文学的、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从事文学评论的、有画画的……有的后来去剑桥学习，成为我们国家优秀的学者。那个时代大家互相间的影响是很大



与蒙古歌手的合影

的，对绘画、文学、诗歌，特别是对民歌有很大兴趣，而且我插队以后，还记录过草原的民歌。那一次我第一次接触民歌（异常兴奋地），真正的原声啊，牧民姑娘唱的，在地平线以下，歌声飘过来——很远地像阳光一样地飘过来，然后，不见人，过了半天我看到很遥远的高地上上来了一群羊，过一会儿上来了一个姑娘……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民歌，那种强烈的感受和那种美感给我印象极深，并对我后来的艺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还有第一次看到骑马的人，我还记得那位骑手叫“道布缴”。从很远的地平线上我就看到扬起的烟尘，一股烟尘，然后马很迅捷地从地平线上跑过来……当时很神奇，第一次看到，很好看的啊。有一种对游牧生活的特别美的感受，这些都是我青少年时代永远保存在心里的非常精华的印象。

袁：讲得真生动，我听了都感到兴奋，令人神往。

爱上绘画，父亲和母亲

袁：你是怎样爱上绘画的呢？

朝：上学以前就天然地喜欢画些东西，父母亲很早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兴趣就鼓励我，给我支持。我的家庭本身是很温暖的，父母对孩子特别爱，我觉得父亲对我是抱了一些幻想吧——对我有很大的希望。我的名字“朝戈”在蒙古语中就是火光的意思。记得父亲给我讲过一些俄罗斯寓言，其中有《丹柯的故事》。丹柯领了群人走到森林里迷了路，天黑走不出来了，他就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大家带来光明，等大家走出黑暗的森林，他就死掉了。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给我讲过这样的故事。他至少很注意在精神上给我启迪。

袁：你父亲现在多大年岁了？

朝：今年八十，1921年出生。

《素描》
20cm × 27cm
素描
纸 铅笔
1983 年



袁：父亲和母亲谁给你的影响更大呢？

朝：两种影响不一样。父亲对我的学业很敏感，他发现我喜欢艺术，就尽可能的给我创造条件。我母亲是特别典型的蒙古族妇女，在她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蒙族人特有的善良，对孩子的爱……我觉得享有这些我是非常幸福的，包括我的很多同学都非常尊重我的母亲。她实际上没有什么文化，劳动妇女。她给我唱过一些她小时候唱的民歌，用蒙古语唱，描写雪的啦……现在讲70年代末期，我自己长大成人这一段。在“文革”后期的内蒙有一个抓“内人党”运动，官方统计死了两万人，是“四人帮”搞的。我的父亲受到波及。后期的扩大化，使许多蒙族孩子的父母都被抓起来，对我和我的许多朋友、同学都是很大的震动。

袁：你的父亲也遭到……

朝：也被抓起来了。所以我有一段很孤独的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上学，没有人管。像蒙古族这样一个很善良的民族，一下子政治运动造成这么多人很大的磨难，在蒙族青年中引起比较强烈的反思。从直接反应上说就是很关注蒙古族的历史和文化。我是在这种气氛里逐渐形成我青年时期的思想的，包括对去草原的选择和这都有关，我一定要感觉到蒙古人是怎么生活的，它文明的根本东西是什么，包括我的蒙古语能不能说得更好一点儿。

袁：小时候在学校里是学……

朝：家里都说蒙古语，但大的环境还是汉语说得更多，学校里主要流通的还是汉语。

袁：也有蒙语课吗？

朝：有，但是当时学得比较少。

袁：关于“内人党”，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朝：现在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是政治上扩大化了，结果使老百姓遭了殃。

袁：你父亲被关了很长时间吗？

朝：小学阶段有几年我不大容易见到父亲。母亲还好，记得她一直伴随着我。

袁：再谈谈你少年时代的绘画爱好吧。

朝：初高中阶段画了很多素描、速写、水彩画，看了许多画片，主要是俄罗斯巡回展览派的作品，后来钻到图书馆里我还能见到新的欧洲的、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还有，当时印象很深的是达利的作品。

袁：你说的是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吗？

朝：是的，他有一幅画《战争的预感》和我梦中那种很强烈的幻象非常接近。他有自己的原理，能够切入人的比较深的感觉。

袁：在学校里能借到这些书吗？

朝：有一段我父亲是图书管理员，他是管理历史书的，其中涉及美术史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还能见到希腊雕刻。